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77  
28 November 1986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一届会议

#### 第七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安西先生 (副主席) (阿曼)

嗣后: 乔杜里先生 (主席) (孟加拉国)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美国现政府于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攻击的宣言: 决议草案(142)  
(续)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513/A

由于主席没有出席会议，副主席安西先生（阿曼）主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宣布开会。

### 议程项目142（续）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关于美国现政府于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攻击的宣言：决议草案（A/41/L.35）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虽然从美国航空母舰和英国机场起飞的美国轰炸机载着他们致命的货物向沉睡的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以来已经有7个月了，但這些破坏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犹在眼前。

除了那些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可耻的侵略和那些热情支持这种行为的人以外，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这种无耻的和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显示武力的现象而感到惊讶和气愤。

袭击的细节以及袭击以前所制造的一系列事件是众所周知，并且今天早些时候发言的人已经予以回顾。在这一阶段，我国代表团更加关心如何才能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件。这一点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不能只被理解为一个正确和错误、强大和软弱、或进行陈述和惩罚的问题。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所发动的袭击以及在此之前的锡德拉湾事件已经远不只是酒吧间里的吵架，或意志的比试。

它们只不过是最近一系列有意试图不断破坏多边主义和全面国际合作，甚至其概念的行为：因此，它是至今为止对我们大家努力试图在这个和其他多边论坛中试图建立的全球相互牵制的复杂系统的最严重威胁。

从这一点来看，导致了我们今天这里所审议的侵略行为的事实和概念没有导致了这些行为的进程和社会精神那么重要。基本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事实导致了冲突”，而是“为什么这些事实导致了冲突？”因为我们都知道冲突不是凭空发生。

是有事件使它们发生：它们是人有意作出决定的结果。

因此，我们有理由问一下自己，当我们有如此之多的和平选择的时候，为什么美国选择了武装侵略？

并不是说在处理这一局势时没有其他和平手段。《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各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其中有谈判、仲裁和裁决。但是美国没有采取这些办法。

可以理解的是，世界深切地关注这一事态，特别是由于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而是一个根据《宪章》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护者这样做了。

《宪章》通过规定某些国家是一个机构的常任理事国，表明它们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它赋予了这些国家要做出表率的任务，并保证它们首先尊重其规定。美国由于《宪章》这规定这种地位，也由于它的力量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理应也永远应该成为讲道理，温和和充分尊重《宪章》条款的榜样。

我们对那些能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所抱的期望是与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报复性和应受到谴责的侵略格格不入的。

针对利比亚的这些战争行为——这些行为构成战争行为——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条约建立国际法。建立《联合国》的条约——《宪章》第2条第4项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因此，对黎波里和班加西基进行致命的空袭是非法行为。因此，整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强权即公理的问题，是“炮弹外交”，是“RaMbo主义”的表现，正如有人讲的那样，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变成一个毫无原则道理的野蛮世界，只让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最好的国家生存。

我国代表团对这些事件感到特别不安，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国际社会中更广泛的一种疾病的一部分，在某些范围内，是对多边主义的具体攻击。我们开始怀疑，这些“事故”，或“事件”、“建议”和“研究”是毫无目的和孤立的，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多边主义行动的一部分，特别是对联合国组织所代表的多边主

义的攻击。

对主权和独立的利比亚进行的公开、蓄意的侵略是公然有意地藐视《宪章》的规定，否则，如何解释“撤出联合国机构，无视国际法院经过周密考虑，得到高度尊重的意见，再次违反《宪章》，蓄意拒绝交付联合国预算所亟需的资金等行为？

显然，有些国家自以为十分强大，他们认为，文明准则的标准束缚他们的手脚，因而赞成返回前面所说的野蛮世界中去。

对利比亚国家和人民的袭击不仅藐视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1986年2月6日的声明，也藐视了不结盟运动地中海国家1984年9月在瓦莱塔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所作出的庄严呼吁，呼吁各国严格遵守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敦促各国不要对不结盟运动地中海成员国使用他们的军备、部队、基地和军事设施。

当《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遭到如此的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庄严声明被这样轻易地藐视，这一地区不结盟国家的愿望被置之不顾的时候，作出这些行为的会员国遭到谴责和批评，就不应该感到不可理解或愤怒。

在纪念早期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首脑在充分支持要求把这一项目列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之上的同时，

“强烈谴责这一无端的侵略，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践踏。”（A/41/697.英文第99页，第215段）

他们宣布，

“袭击利比亚革命领袖的住处，企图消灭他和他的家庭，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严重的先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或道义原则的罪行。”（英文101页，216段）

他们进一步认为，美国的行动

“威胁了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妨碍把这一地区建成一个和平、安全与合作区的努力”。（英文101页，215段）

他们还要求美国

“为利比亚所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向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立即提供充分的赔偿”。（英文 215 段）

显然，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成员认为，不能破坏一条法律来执行另一条法律。因此，尽管他们在轰炸之后进行繁忙的穿梭外交，尽管最后拿出了非常不能令人执信、非常牵强的“证据”，仅仅因为利比亚被指责，而没有证明确实实际参与针对驻扎在美国以外的美国军事人员和平民进行绑架和爆炸，而对利比亚裁决行动是非法的，因此，是赤裸裸的罪恶行动。

舒尔茨先生最近“谎言保镖”的言论，以及本届美国政府承认，它捏造了关于利比亚的情报，蓄意地在那一国家加剧紧张，是耽心美国的进一步侵略，这些都表明，所谓的证据是多么的可疑，美国进行这次袭击的根据是公开、霸道的欺骗。

通过把这一项目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通过要求秘书长明年就这一问题提出报告，我们希望能对本届美国政府的过分行为保持某种控制——虽然只是道义上的控制；通过提醒各国关心和注意这一项目，我们希望今年4月所发生的这种野蛮而又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今后不再重复。

最后，我还要谈谈 Rambo。在电影银幕上，此人高大有力：不仅如此，他每次都胜。但是，在真实生活中能这样吗？

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位使我们的东道主如此着迷的人物，就能看到一个人高大强壮，但却语无伦次，只能发出奇怪而又无法理解的声音的人；他无法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因此，他脱离世界，而生活在森林中；他适应于跟野兽生活在一起，而不适应于文化的人类生活。结果，他是一个悲剧性而又可怜的人物。虽然他十分厉害，他既得不到尊重，也没有人喜欢；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被人——包括他自己的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之中，因此，他注定只能孤独地游荡，被人不与他来往，他也不接近别人。

——是一位孤立不援的。

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这里发言。

我勿须在这里提醒大会，有关美国军队对利比亚领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当时也是安全理事会辩论的议题。参加安理会讨论的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在辩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它们有关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在这之前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径的立场。它们在这方面重申，它们决心在反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采取协调的行动。它们在安理会那次辩论的发言要比我今天在这里更加详细的涉及这个问题，这些发言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的有关逐字记录中找到。

利比亚常驻代表1986年8月21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要求列入这一议程项目，他在这封信中同时还提到了这次攻击，并进而提及了一个

“爆炸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地中海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A/41/241，第1页）

在我们的心目中，对于今年春天发生在中部地中海地区的这些事件中的关键性的实际问题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就是整个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即某些国家在支持和鼓励这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后果。

欧洲共同体12成员国中的一些国家处在一种直接经受着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公民以及其他生活在我们领土上公民安全的不幸的地位上。因此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我们和其他任何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一样，寻找一项解决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极其严重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们所寻求的一项解决办法，而不是在重复另外一次令人感到疲倦的毫无建设意义的辩论。这个问题极其严重。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都准备作出我们应尽的建设性的贡献，就象我们过去所坚持做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已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明确地谴责了恐怖主义的所有形式，无论这种恐怖主义是在哪里或者由谁来进行的。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也就是在1985年12月9日，大会采取了我们认为具有历史

意义的一个步骤，即通过了有关防止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第 A/40/61 号决议。这个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该项决议的条款包括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即提及了各会员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升级现象的深切关注。他对今年来恐怖主义采用了对国际关系产生越来越大危害作用的形势表示关注。

自从那天起，我们全都看到了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说明这种影响具有多么恶劣的程度。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民和文化交往的道路上设施了种种障碍，而这些方面的自由交往乃是国际谅解和和睦的最好保证。另外一件事，就是某些人怀有敌意和居心不良的试图把欧洲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描绘成是一种反对阿拉伯的政策。这完全是弥天大谎。我们和阿拉伯世界以及中东的所有国家有着十分密切和重大的联系，我们仍然决心发展和加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欧洲共同体 12 国所提出的种种建议，这些建议旨在进一步促进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话，我们强烈重申我们在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该地区各种问题作出贡献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认识到，得不到解决并且长期存在的政治冲突已经造成了恐怖主义的出现。我们也知道，需要研究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并作出补偿，此外还要采取防犯未然的措施来反对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我无须在这里说明，我们坚定地相信，恐怖主义的行径绝对是毫无道理的，它绝不会有利于采取这些行径的人所宣称要促进任何政治事业。

国际社会需要对国际恐怖主义作出政治反应。鉴于我们对恐怖主义行径在地中海地区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所表现的严重关注，欧洲共同体 12 国 4 月 14 日举行了会议，决定采取一致的共同行动，它们认为，应当促使那些显然卷入了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放弃它对恐怖主义的这种支持并要求利比亚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欧洲共同体 12 国正是为了使政治解决成为可能，并避免具有其一切固有危险性的该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它们才在 4 月 14 日的声明中强调了所有各方实行克制的需要。

促使美国在 4 月 15 日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大家也同样

了解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在当时的国家声明中对这种行动，对它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许多重要问题所表达的立场和关注。所有的国家都会同意，在对这些针对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而采取的反应的性质和规模作出决定的时候，需要特别的小心和特殊的判断。特别是，任何这种反映都应当是适宜的，都应当是符合《宪章》和国际法的。它还必须考虑到更加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对国际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后果。

采取有效措施以停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的。联合国各会员国有共同的责任确保我们应当对适当的国际反应达成协议，并加以遵守。我们所采取的任何反应如果不明确的向一个显然介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指出，这种政策是不能接受的，以及这种政策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反应是不够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联合国刚刚开始应付的挑战。

在其 1 月 27 日的布鲁塞尔声明中，欧洲共同体 12 国制订了这样的原则，即任何支持或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都不可能指望自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它也不可能指望同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保持正常的关系。12 国愿意与利比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现在所采取反对利比亚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执行是根据每一个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反映了这些成员国对滥用外交特权以及利用利比亚人民办事处进行不能接受的活动的越来越大的关注。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利比亚领导人对会员国发出了威胁，这些威胁同良好关系毫不相容。这一公开鼓励暴力行径的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和平解决各国间的分歧。

欧洲共同体 12 国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优先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坚决致力于寻求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任何国家如果有兴趣同共同体 12 国进行这种合作，首先应采取明确和直率谴责恐怖主义的立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致力于消灭我们所认为的当代对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共处的最大威胁之一，他就必须以言行来加以证实。



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正讨论的项目被列入本届大会的议程之中是及为恰当的。我们的看法已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阿里·特赖基先生的雄辩发言所证实。美国对利比亚推行不断使用武力的政策，并对利比亚使用了美国的庞大军事机器，这不仅威胁到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危及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就关于加强地中海地区安全与合作项目给秘书长回信（A/41/486/Add.1）中指出，

“由于美国加紧进行军事准备，并推行其臭名昭著的新全球主义，华盛顿对主权利比亚的侵略行径导致世界这一人口密集地区的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国际舆论对4月份野蛮袭击利比亚城市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我只想回顾，不结盟国家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哈拉雷召开的会议上把美国的行为说成是：

“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和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径》。（A/41/697, Annex, 英文第99和100页）

今年这一问题已多次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这些讨论表明人们对华盛顿推行的新全球主义政策日益关注和警惕，美国的政策旨在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并加剧世界各地的紧张。

最近几年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以下事实：美国政府选择利比亚作为其侵略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过去5年里，美国在利比亚海岸进行了19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数十辆战舰和数百辆飞机参加了这些演习。同时，他们还对立比亚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经济战。

今年3月底，美国对立比亚领土上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袭击，这场侵略的高潮是4月份美国飞机对立比亚城市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海盗式袭击。美国在对利比亚及其领导人进行粗暴的宣传攻击之后，在对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进行公开挑衅之后，华盛顿集团转而采取公然侵略行动。由于这次袭击，完全无辜的平民遭到杀暗，

平民建筑遭受巨大损失。

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的是，大会在 39/159 号决议中规定不能允许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并谴责旨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行动。我们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臭名昭著的借口下对别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罪恶行径现在应该结束。

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行动践踏了载列于《宪章》第 2 条中的基本原则，他规定不允许

“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大会第 3314 (XXIX) 号决议中所载明的侵略定义也作出了类似规定。该定义的第三条指出：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第 3314 (XXIX) 号决议，附录第 3 条，b 项) 构成侵略行径。十分显然，美国最近进行的海盗行径属于侵略定义所指出的范围。在这一方面，引用《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中关于自卫权的规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华盛顿完全无视国际法中所提供的关于决定国际关系中争端所应采取的和平途径，他却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其后果极其危险，并很难预料。

国际社会对那次暴徒式的袭击的谴责巨浪还没有平息，美国政府却再次威胁要对利比亚使用武力。8 月底，美国第六舰队的军舰又在利比亚海岸附近集中。他还发起了针对利比亚的丑恶欺骗宣传，这已是众所周知。美国的舆论报道说，五角大楼已经制定对利比亚领土实行有力打击的机会，其规模将超过今年 4 月的武装袭击。

美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理智和当今的现实，它仍在继续玩火。它应该懂得，

在核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而不能靠军事途径解决。

面临地中海的日益爆炸性局势人们能够和应该作些什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今年3月6日的讲话中对人们自然会提出的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其具体和建设性的答案。

苏联的这些建议旨在寻找一个办法，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解决地中海的问题，通过举行一次代表会议促进把这个地区转变为持久和平与合作的地区。

帝国主义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推行的冒险主义政策对国际社会充满了极为危险的后果。这种政策把奉行独立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任何国家作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排除这种强制压力和威胁的方法。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烈谴责美国对主权国家利比亚进行的海盗式的进攻，并且声援利比亚人民为维护自己的神圣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免受帝国主义侵犯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大会必须最强烈地谴责武装侵略一个不结盟国家的行径，并且要求从今以后立即停止这种行径。因此，我国代表团成为一些不结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第A/41/L.35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哈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大会将在本届会议上第一次审议题为“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美国现政府于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攻击的宣言”的项目。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受委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在今年四月美国对利比亚领土进行空中袭击之后由于否决票的阻碍不能通过不结盟国家提出的一项决议感到失望。

鉴于这种现实，我们今天的辩论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团结的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对维护和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原则承担我们的责任，并且把这些原则作为我们以和平方式并且根据国际公约的准则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指导方针。

《宪章》在序言部分中毫不犹豫地宣布世界各国人民决心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并且在第二条第4段中明确地规定一项基本的准则：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一条款也明确地规定了解决各国之间争端的途径，强调指出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和平与安全。

《宪章》也明确地规定，所有会员国都有自卫的权利，但这决不是意味着可以任意行使这种神圣的权利。因此，《宪章》确定了援引这种权利的条件，以免这种权利被毫无道理地用来作为诉诸武力，特别是大国诉诸武力的借口。

我们科威特认为，武力是一种责任，因此，必须根据《宪章》所载的崇高的原则和宗旨明智和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因为无论如何广泛，武力决不会取得权利；如果滥用武力，那将永远是一种暴力。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受到一项宪章、共同协议和条约的约束，目的是在这些国家中间促进合作并且加强它们的安全与和平。阿拉伯国家致力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以及其他多边协议，这是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责任，目的是实现促进阿拉伯安全与团结并且防止外来威胁的目标。在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责任的激励之下，科威特坚决反对任何侵略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行径，并且坚持阿拉伯声援受害国家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科威特重申声援利比亚为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斗争。在目前的情况下，阿拉伯的集团承诺是必要的，能够防止我们的区域卷入外部的冲突和威胁，并且维护我们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独立。

自美国进行空中和海上攻击以来，国际上对利比亚民众国表示支持和同情，这表明整个国际社会都看到了事实的真象，并且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持的反对立场。国际社会在这些事件中发现了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确地反对毫无根据的恐怖主义的指责，并且认定某些国家应对个别人不负责任的行径负责任。国际社会有合法和法律上的途径能够证实这些指责。

很显然这些袭击事件是国际上消极事件中较为严重的，这些消极的事件阻碍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并且把弱肉强食的原则变成对《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际原则和法律的一场严重的挑战。

在本月份出版的最新一期年度研究报告中，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了中东地区和北美的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并且正确地指出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是该区域主要的消极因素之一。非洲首脑会议以及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所作出的反应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袭击的危险性。

和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我们拒绝接受美国为自己进攻辩解的法律论点。我们仍然认为，这种企图推翻国际法逻辑和避开其真正含意的行径严重威胁了国际法的神圣性及其对国际关系结构、敏感的多边主义结构的重要意义，而我们一直在通过本组织大力寻求维护和维持这种关系和结构。

在第一次讨论这一项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复科威特多次重申的话，即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个人的，团体的和最危险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认为恐怖主义破坏着所有文明和社会的关系和价值观念。我们赞成所有遏制恐怖主义的措施。我们将和这些措施进行合作，并严格加以执行。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这一问题与生活在占领枷锁之下的人民的权利混淆；这些人民被剥夺了取得自由和主权、结束自己国家被占领的权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过这种进行神圣的受所有国际法赞同的斗争的经历，巴勒斯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现在正在进行这种斗争。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恰当地重视这一问题，以表达国际的集体意愿，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美国侵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问题被载入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这反映了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机构绝大多数成员表达的国际社会的意愿。这些组织谴责了这一猖狂的侵略行径，当某些国家——即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使得安理会无法承担起捍卫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无法通过一项谴责这一侵略的决议草案时，这些组织拒绝让这一事件不受谴责地溜之大吉。

今年四月十五日，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动了武装侵略，向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两个城市的私人和公共设施以及住宅区发动了野蛮的狂轰滥炸。这一侵略行径夺去了许多友好阿拉伯平民的生命，给建筑和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害。

我们希望，在辩论这一侵略行径时，大会能够考虑到以下一系列事实：

第一，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是对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和人民的蓄谋已久的阴谋的结果。在这之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径，例如进行文化和经济禁运，冻结利比亚财产和资财。这一侵略也猖狂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人民拥有不受干涉、恫吓和限制地独立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等不可剥夺权利的原则。

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在第八届首脑会议上重申，决不接受任何为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干涉地中海国家内政、危及该地区不结盟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行径辩护的任何借口。

第二，这一侵略行径是目前美国政府对我们阿拉伯人民犯下的一起恐怖主义行径。明确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侵略目标和破坏本地区安全与稳定、将阿拉伯人民和国家置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大权控制之下的用心。美国的军事武库一直是以色列在阿拉伯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弹药供给来源。与此同时，这也是向我们阿拉伯人民直接发动武装侵略的来源。

1983年，美国海军轰炸贝鲁特。此外，美国也是唯一公开赞成以色列1985年侵略突尼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它还直接企图消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剥夺其返回家园、自决和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合法的民族权利。国际社会已经赞成了这些原则，认为是中东公正和平的先决条件。

第三，在发动这一武装侵略的同时，美国还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全体阿拉伯人民发动了一场造谣运动。这场运动故意歪曲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协助犹太复国主义在本地区的阴谋，执行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针对我们阿拉伯人民和国家的全球扩张主义和侵略战略，以恢复对我们命运和资源的殖民主义霸权。

第四，作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独立发动侵略这一事实表明，美国自以为是国际警察，无视其根据《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的责任。美国不但没有履行这一责任，反而还威胁了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阻挠了旨在将该地区变为和平、安全和合作区的努力。

民主也门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动的武装侵略，重申完全声援兄弟的利比亚人民和政府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反对所有旨在牺牲利比亚国家主权和挫败九月一号革命的帝国主义阴谋而进行斗争。

民主也门对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对它造成的物质和人员损失立即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全部赔偿表示支持。民主也门还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地中海盆地的欧洲国家尊重《瓦莱塔宣言》的规定，并特别严格遵守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不动用军备、部队、基地和军事设施反对位于地中海盆地的不结盟国家，不允许外国部队使用其领土、领水或领空对该地区的不结盟国家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起侵略行动。

我们对不屈不挠地抵制美国的侵略和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以及侵略行径的利比亚人民和政府致敬。我们断言，尖端的现代化战争机器、巡洋舰和飞机永远不能动摇我们阿拉伯人民的意志并剥夺他们的解放和进步的正当权利。

卡迈勒先生（孟加拉国）：我国代表团过去和现在都坚决提倡和平。只要有政治意愿和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争端。不应该允许任何冲突升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将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国代表团对这条原则深信不疑。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看到，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轰炸造成了南地中海局势的严重恶化。这些事件使我们感到震惊和关注。孟加拉国人民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表示持久的声援。利比亚是一个兄弟的穆斯林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动用武力是不能宽恕的。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面，这种只会导致人类悲剧的行径不要再次发生。

孟加拉国重申《宪章》中保证所有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則。我们支持禁止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我们愿保证为制订一项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全球性方案作出贡献。

我们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强烈要求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实现和平。

马尔多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就美国在联合王国政府的支持下于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起的军事袭击发表的声明对这一行径作了主要的评价。这一侵略行径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并给利比亚造成了重大的物质损失。这一行径已被确定为是一种侵略性、蓄意和完全无端的行径，不仅是一种危险的先例，而且是一种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无耻行径。

这一海盗行动是在安全理事会为了防止地中海中部地区的紧急局势朝威胁和平事业的方向发展而举行会议几小时之后采取的，这是以前所未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公然挑战，并且是对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傲慢的无视，并且践踏了全部的普遍道德。

这一侵略行动是在1986年——联合国宣布为其主题是维护和平与人类未来的国际和平年中采取的，这严重违反了《宪章》的规定和联合国的规定。美国的这一行动违反了联合国提出的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以及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器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要求。



美国没有遵守联合国大会1986年11月8日通过的40/9号决议。对利比亚动用配备着发动战争的最现代化技术的庞大的军事机器证明，美国完全无视小国和其人民的主权和利益。

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已成为暴力、侵略和挑起地区冲突，以及使冲突与边缘政策永久化的政策。

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华盛顿官方如此仇恨利比亚，为什么对其组织和进行大规模的敌视运动、包括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和一系列的威胁、诬蔑、散布谣言和从肉体上消灭利比亚领导人的秘密计划。是明显的。因为利比亚人民正在执行他们自己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选择的计划，因为他们的领导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一次运动的目标是恐吓利比亚领导人和动荡该国的局势。

这种伎俩不是什么新东西。华盛顿特别是美国现政府在实行这一新的全球主义政策中，正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所有不同意或不接受其侵略外交政策的国家采取行动。我们不能不看到华盛顿正在编织的一张诡计和威胁的罗网，这一罗网是针对那些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以图在它们的行列中制造不和，并且阻止它们采取决定性措施保护其民族利益，阻止它们遏制帝国主义新殖民愿望，阻止它们谴责可耻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

很明显，华盛顿仍然没有理解这一简单的道理。在我们时代中正在为和平、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正义斗争的人民是不会得不到他们忠诚的朋友和世界上诚实的人民的支持的，这些朋友和人民不想接受暴力、讹诈和武力威胁等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这里明显的体现就是已经给予他们的政治支持。国际社会看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渡过了很困难的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哈拉雷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谴责了以经济压力形式，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实行的军事进攻和经济措施，并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取消这些措施。

在它们坚持这些措施这一问题上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得到了预期的声援，这些措施的目标是破坏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威胁其人民的主权与独立。

它们还谴责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新殖民欲望、与南非种族政权进行积极接触的政策、美国军事集团在世界各地严重行为。它们重申愿意采取行动，声援那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关注世界命运的所有国家，以及那些愿意积极参加粉碎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力量侵略计划的国家。

这一点非常清楚地阐述在第 A/41/697-S/18792 号文件中。

国际社会对在利比亚的悲剧性事态发展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行动能够导致无法控制的后果，不仅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这种威胁还会超越其边界。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对利比亚的进攻暴露了其基本国际问题解决办法的核心。

“任何论点都无法辩解的事实”，他指出“是美国政府为回答苏联热爱和平倡议而采取的肆无忌惮和野蛮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环节，旨在破坏争取改进国际关系的努力和毁掉日内瓦会谈后产生的积极希望。”

国际社会必须高声呼吁保护对和平与改善国际形势的要求，必须尽一切力量粉碎华盛顿鹰派人物的罪恶伎俩，这些人宣称掌握着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

这种行动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在华盛顿又一次听到了新的和威胁性的声明，这就是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斗争的天花乱坠的借口下采取措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坚决谴责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侵略行为，要求在今后避免这些行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是文件 A/41/L. 355 中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们坚决认为，决议

草案形成了合理的基础，从而能够实现对冲突的公正解决，以及防止在今后重复这种冲突。

决议草案还呼吁美国政府避免在解决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的争端和意见分歧时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使用和平手段。草案还呼吁其他国家避免给予对利比亚的侵略行为进行以任何援助和服务，并重申了利比亚这一主权国家由于所遭受的物质和人力的损失而得到补偿的权利。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表现出政治意愿，支持该决议草案，并将把它看作是解决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加强全球和平、以及保护其利益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今天没有受到谴责的对一个国家的暴力，明天会转向其他国家。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在就在项目发言时，只是本着《宪章》的基本原则及我们对我们的宪法所赋予的向世界更大和平与正义作出贡献的共同责任感的精神。

很久以来，印度尼西亚越来越深切地关注地中海地区形势的逐步恶化。日趋严重的因素、诸如一直在升级的军事存在和区域外的大国军事部队的集中、加深的集团对抗、给该地区不结盟国家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压力、以及越来越多的威胁或武力使用，使该地区变为危机的温床，充满着失去控制的事态发展的威胁，给地中海地区以及该地区之外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重影响。

在这一方面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是今年4月份对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有预谋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攻击。它造成了几十名平民的严重伤亡和大面积的物质破坏。当这一惊人事件发生时，我国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会议上发言指出，我引证：

“印度尼西亚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一个兄弟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袭击。这些行为是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最根本原则的。印度尼西亚一再谴责在任何地区，和以任何借口

对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的侵略或军事干涉。我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将采取紧急和有效行动，防止此类行径再次发生。我们还认为，必须尽早地创造必要条件，使这一冲突能得以和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非常遗憾作为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最适当讲坛的安理会，后来由于某些常任理事国投的否决票而未能履行其职责。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示的深切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对区域性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鉴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宪章》的原则而负有的特殊责任和义务，一个常任理事国发动这种袭击，更令人感到遗憾。为这一袭击进行辩解的借口是，它是根据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的指责而根据《宪章》第51条采取的自卫行动。但是，我们注意到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曾多次明确声明，它准备通过安理会或国际法院对这种指责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此外，“先发制人的自卫”的概念在国际法中是不存在的，根据《宪章》更是不能接受。因为，第51条明确规定，在进行任何单独或集体自卫之前必须要有军事袭击。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深信国家之间的任何争端若诉之武力不曾，也永远不会实现长久和公平的解决办法，确实也不可避免地使这些争端的解决变得更不可能。如果能够根据法律上没有实际根据的指责或空想的冤曲而允许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的话，那么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将受到致命的损害。我们也不应该允许任何人根据强权而不是真理来采取行动，来损害和破坏联合国的权威和命令，及其代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是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核心，它也是所有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遵循的关于具有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存的思想。因此印度尼西亚重申它声援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保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重申所有国家有在没有外来干涉、压力和颠覆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印度尼西亚及其整个不结盟运动一贯谴责个人、组织或国家进行的所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灾难已经扩展到如此地步，它威胁着所有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财富。

也确实危害着各国本身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正是鉴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才毫不犹豫地赞同去年大会通过的第40/61号决议，并且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合作，来反对这一世界性的威胁。同时，我们应强调生活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所有其他形式外国统治和占领下的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巴勒斯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为实现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不应以任何方式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印度尼西亚认为，由于剥夺个人和民族的基本人权而造成的痛苦、异化和愤怒而引起的暴力，只能通过有效地解决其根源才能得以消除。

最后，我愿指出我们参加这一辩论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回顾往事或简单地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表示不满或谴责。让我们走出现在，拿出更大的集体的决心，为争端各方和地中海所有国家寻求和平和建设性关系的新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的，让我们大家努力创造条件，使理智的对话和谈判能够取代相互的指责和对抗，从而为把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安全和互利合作的地区而开创道路。

阿卜杜先生（苏丹）：今天讨论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侵略一个远离美国千里之外的小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行为。这一问题一直并依然是各国真正担忧的问题，因为，它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并迫使安全理事会在今年4月中旬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开会讨论这一侵略行动。

由于美国使用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未能在威胁国际和平的问题上履行自己的责任，这进一步加深了各国的担忧。这种担忧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中，如今年7月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二届首脑会议、9月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以及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外长级会议，在非斯举行的伊斯兰会议以及在纽约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都讨论了我们现在在大会中所讨论的问题，这些会议都充分地表达了那种担忧。

在联合国和其他会议上，特别是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会议上，各国已经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动。因此，我们现在只是再次重申在当时安理会会议上的立场：根据《宪章》的序言，联合国人民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不能使用武力，《宪章》第二

条第4段规定，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根据这些原则，在那次侵略发生之后，苏丹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苏丹人民走上街头，抗议这一侵略，国际和当地的新闻媒介也表达了这种抗议。

以上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们在这里开会并不是为了回顾过去。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强调这一行动内在的危险及其对那一地区和第三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从中得出道德上的教训，避免类似行动的再次发生。

我们反对否决权制度。联合国的经验和现实表明，否决权束缚了联合国的行动，使它无法在许多紧急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经验还表明，武装侵略决不能扼杀人们的思想，小国通过加入国际社会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再不会屈服于侵略或威胁。因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各会员国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严重，都应该根据《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通过相互谅解和和平手段来解决。

我们希望，在这一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努力促进各国间相互谅解，或许能使这里和我们地区的许多会员国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积极的成果。

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成立时的指导思想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最近的行动表明，由于某些成员国采取单独的行动，这些思想正在遭到破坏。因此我们认为，大国应为弱小国家树立榜样，大国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加谨慎，运用和巩固联合国的思想和原则，使自己赢得各国的尊重和赞扬。

我们注视着目前这场针对利比亚的运动，局势的发展正在表明，针对利比亚的假情报运动导致了对利比亚的侵略，企图对利比亚实行恐怖。然而，美国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美国根深蒂固的民主使针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假情报政策一败涂地。对利比亚进行侵略的借口是恐怖主义。什么是中东的恐怖主义，应该有一个新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考虑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外表形式，以确实的事实为基础，而不是单凭怀疑和指责。解放运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摆脱威迫、压迫与统治的斗争，决不能被说成是恐怖主义。这些斗争是合法的斗争，得到热爱国家间正义的那些国家的支持。

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中东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为中东问题找到一个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保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领导下享有基本权利。这样，我们就能保障美国人或其他国家人的生命与财产。如果美国能够保持绝对中立，改变偏袒冲突一方的立场，美国就能在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中发挥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这样作比超越法律，擅自作出暴力的反应更为有效，因为，这样能冷静而又深刻地解决问题的实质。

当代人在自由世界中的经验表明，军事征服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武器，它无法强制改变人们的思想或信念；军事力量能够压制某些问题，却不能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和内在的因素。

最后我们在此重申，今年4月中旬，美国海军和空军力量对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两个城市的侵略，实际上是明显地对一个发展中小国的侵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所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再次进行这种攻击的威胁必须结束。

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马耳他代表团愿向大会表明我们对大会目前讨论的项目的观点。

我们强烈地认为，我们希望在军事对抗中实行克制，我们同样希望各国实行克制，不要使用尖锐的言词，这样才能调停争端。

首先，我们愿意指出，马耳他强烈地认为，应该进一步强调“预防性外交”。尤其是在目前的时代中，大众媒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军事行动所得到的注意要比防止这种行动的努力，联合国圈子内通称“预防性外交”的，所得到的注意更多。

在这方面，我们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中的记录证明了我国捍卫这一原则的政策。1983年至1984年这两年，我国第一次担任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我国这两年在安理会中工作毫无疑问地表明了马耳他的立场。

1983年9月1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作了一个说明，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份说明指出：

“安理会成员重申，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方面，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其中包括促进更加系统的利用安理会的各种方法。

“……

“安理会的成员强调指出并感觉到安理会在未来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为避免某一局势或冲突的恶化而采取及时和适宜行动的积极前景的重要意义。”

(S/15971. 第7-11段)

在1984年9月28日，根据在同一天举行的磋商过程中所制定的一项决议，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了另一项说明(S/16760)，说明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还指出：

“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个始终如一的命题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以进一步的献身精神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宪章》本身—各会员国强有力地重申了《宪章》的生命力和有效性—以及严格遵守所有的会员国由此而来的接受和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义务。

“适当地强调了安理会代表国际社会在集体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在这方面，安理会成员再次强调了向安理会提供有关各方面问题的及时的、密切相关的和最新信息的必要性。

“同时还强调了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避免国际冲突的责任以及安理会根据《宪章》所具有的相应的权力和职能。”……(S/16760, 第6至8段)

1983至1984年期间马尔他是一个参与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这些文本的十分积极的一方，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文本的内容和精神。尽管马耳



他已不再是安理会的一个成员，但是我们继续在精神和实际行动中遵守和履行它的各项目标。我们在国际讲坛的各种努力，特别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在英联邦中的各种努力是马耳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贡献。

马耳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做的这一切实贡献在今年四月得到了最充分的考验，当时在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已经发展和升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这个问题不仅是地中海各沿岸国所集中考虑的问题，而且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这一系列情况最终导致了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这一事件，它造成了具有潜在爆炸性危险的局势，它不仅威胁着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而且也给整个欧洲和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带来了威胁。

马耳他为避免在地中海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努力目前已经记录在案。

自从1986年1月的早些时候开始，马耳他就开始了深入的工作，其主要目标是要缓和该地区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并且使局势能够恢复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使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重新努力以便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马耳他政府除了和其他国家之外，还和美国、苏联、利比亚和意大利就美国和利比亚之间日益增加的紧张局势进行了磋商。与此同时，马耳他的外交部长还邀请了该地区的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举行会晤，其目的是要改变这种局势并且公开地重申他们有关不进行侵略的保证。不幸的是，这一邀请并没有得到它应当得到的反应。

1986年1月15日，马耳他总理邀请阿尔及利亚、埃及、法国、希腊、意大利、利比亚、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的总理参加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就有关不使用武力和不使用军事基地的必要行动以及停止向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任何援助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就此达成协议。仅仅有一个政府，就是利比亚政府接受了举行这个会议的建议。不幸的是，我们所邀请的其他国家的反应并不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其结果使这次会议并没有举行。马耳他外交部长在今年1月底还提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关于在欧洲建立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注意马耳他的这项倡议。

紧接着美国和利比亚在3月末开始在锡德拉湾发生对峙局面以后，马尔他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讨论在中部地中海地区所出现的严重局势并审议采取减少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事宜的行动。

马耳他为了争取对一项决议草案的支持，进行了非正式的磋商，在这项决议草案中，安理会将重申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履行的不威胁使用和使用武力的义务，并要求美国停止在靠近利比亚领土的有争议的水域进一步进行军事演习，并不再对利比亚的船只和领土进行任何攻击。

马耳他所寻求的办法不是进行谴责，而是避免一场日益恶化的局势并阻止那些可能会导致紧张局势的行动。不幸的是，马耳他为争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努力再次没有成功。这项决议草案并没有正式提出，因为在安理会需要有多数成员达成的一致意见并没有实现，因此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在1986年4月12日——这正是在实际进行进攻的三天之前——马耳他再次要求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审议和采取适宜的和紧迫的行动，以便停止不断威胁使用武力的行径，并阻止在中部地中海地区紧急诉诸武装进攻的行径。这一次马耳他正式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在这项决议草案中，马耳他要求安全理事会对为了准备向利比亚发动一场军事进攻而大规模地在中部地中海地区调集海军部队的行动表示深切的关注。他还要求安全理事会重申所有会员国的责任——我要重复一下，所有的——即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它还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停止那些可能导致在中部地中海地区使用武装力量的其他行动，并要求秘书长和有关各方一起采取紧迫的和适宜的行动，以便确保仅只采用载于《联合国宪章》之中的和平手段来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

同时，马耳他总理向地中海各国的总理发出了邀请，敦促早日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局势和采取必要行动，避免局势的恶化。不幸的是，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未取得成效，1986年4月利比亚遭到袭击。

1986年4月21日，马耳他再次在理事会发言，以提请人们注意马耳他今年以来为努力避免地中海地区的冲突而采取的主动行动。马耳他并不谴责任何国家。恰恰相反，马耳他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敦促在地中海危机中的有关各方，停止使用武力和用和平途径解决其分歧。

尽管遭到上述挫折，马耳他政府仍然千方百计地继续努力缓和地中海的危急形势，并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

1986年4月，马耳他外交部长在出席欧洲理事会外长会议时重申了马耳他的立场，即该地区的问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通过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和平对话加以解决。他建议，建立部长级的接触小组，他可由欧洲理事会的四个成员国和四个阿拉伯国家组成，以讨论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一切方面。部长们一致同意以下原则：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对话。马耳他外长的建议得到考虑，会议决定，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1986年5月12日马耳他总理在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沙勒曼总部所发表的讲话充分表明，我们坚持不懈地寻求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除其他事项外，马耳他总理说：

“对马耳他来说，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的政策是马耳他促进自己民族发展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中立和不结盟地位直接有助于缓和我们周围的紧张，并有助于巩固我们的民族发展进程。反过来，健康的民族发展进程又为确保我们的中立地位提供了持久条件。

“在更广泛范围内，我们认为我们的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使我们能在双边和

多边范围内为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采取有意义的主动行动。

“我国促进我们区域和平的政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努力鼓励同别国进行业务合作项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政治合作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努力直接解决本身构成我们地区紧张和冲突根源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不应该说马耳他说的对，马耳他看出了各会员国的想法。现在应该深思、清醒、作出公正的司法判决、行使最大的克制、缓和紧张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谈判和对话和达成谅解。

在递交载于安全理事会 S/17984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时，马耳他代表团相信，这是一项全面照顾的文件，这是倡导“预防外交”的文件。执行部分第一段中的“呼吁”是向“有关各方”发出的，还要求各方一律“停止可能导致在中美洲使用武力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决议草案的文本是恰当和合理的。不幸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形势，如果安理会明智地立即采取行动的话，这一形势本来可以避免。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国已经非正式地欢迎我们的决议草案，而且我们正在和某些代表团一起考虑对该文本作出恰当修正。

尽管安全理事会未能就我们的决议草案采取行动，我们仍然对安理会充满信心。我们相信，在秘书长的协助下，安理会将为所有各方创造更好的气氛，以利它们坐下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这一争端，因为这一争端不仅对地中海地区充满威胁，而且威胁到该地区以外。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曾格亚先生（扎伊尔）：就议程项目 142 来说，我国代表团愿首先提及 1985 年 12 月 19 日的大会第 40/61 号决议，该决议明确谴责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采取的恐怖主义的罪恶行动、方式和做法，包括那些危及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及其安全的行径。人们对这些恐怖主义行径所引起的无辜平民的生命损失不断表示了遗憾。

我刚提到的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要求各国在国家范围内采取一切恰当措施，以迅速和最终消灭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例如使国内立法和现有国际公约相互协调，履行已承担的国际义务，并防止在自己的领土上准备和组织针对其他国家的行动。

上述重要决议是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即纪念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的会议中通过的，其目标是要求各会员国履行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避免组织、煽动、协助或参与别国的恐怖行动，并不得默许在其领土上进行这种行动的准备活动。

因此，各会员国应该更紧密地相互合作，尤其是应该相互交换关于防止和战胜恐怖主义的有关情报，逮捕、审判和引渡恐怖活动的罪犯，并缔结特别条约或在有关双边条约中列入特别条款，尤其是就引渡和审判恐怖主义分子问题来说更是如此。

几年来，国际社会看到了无辜的人遭受暴力行径和屠杀，就在遭受武装袭击的机场、饭店、轮船和飞机等公共场所，这些无辜的人成了不幸的受害者。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必须采取自己的立场，来看待1986年4月15日正当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新德里举行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利比亚遭受的袭击。在这次部长级会议开幕的时候，印度总理、当时的不结盟运动主席拉吉夫·甘地先生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呼吁立即制止国际恐怖主义，他的讲话被通过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因为讲话的忠诚和深度使之具有道义和精神方面的力量。

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在结束的时候强调指出恐怖主义已经再次出现，并且指出只有通过所有成员国的协助才能够消除恐怖主义，这次会议敦促所有成员国在国家与国际水平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通过逐步消除恐怖主义的基本根源来制止恐怖主义，不应当把恐怖主义同解放运动的斗争混为一谈。

最近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的首脑们深为关切地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武力和侵略行径不断增加，其中有许多事件对有关国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

不结盟国家的首脑们在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宣布，他们对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升级深表关切，在整个世界，恐怖主义以各种形式威胁和残杀无辜的人，违反基本自由，对国际关系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并且威胁了各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首脑们谴责任何个人、团体和国家所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决心以各种合法的手段对付恐怖主义行径。

我们在这里审议的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难道有必要使用同样的暴力行径而发现自己也存在恐怖主义者的同样的心理状况之中吗？在国家之间紧张关系不断增加的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段时间以来企图通过暴力，特别是通过恐怖主义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所有做法应当受到反对，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积极的措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会员国彼此之间的所有争端。

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指出，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必须毫无例外地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尊重——不管我们是在审议美国现政府1986年4月对利比亚发动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攻击，还是在审议利比亚武装力量攻击乍得共和国并且占领乍得一半领土的事件，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美国侵略利比亚的行径表示遗憾，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正在反对的一种恐怖主义的行径，但是，我们也反对任何有可能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怂恿利比亚似乎正在支持的恐怖主义的颠覆活动。利比亚非法占领乍得的部分领土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大会应当作出努力使双方建立寻求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而且大会也应当努力使乍得和利比亚寻找一个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以任何形式援助恐怖主义者和支持攻击平民和平民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那些会员国都应当停止这样做。

只有创造有利于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气氛的条件，联合国的会员国才能够一道努力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消除恐怖主义，整个国际社会的

未来就会受到威胁。 就会充满不断增加的暴力。

当美国认为不得不采取武装行动对付恐怖主义行径的时候，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方面也许也会这样做，进行威胁和采取暴力行动。 在应当呼吁进行调解、谈判与和解的时候，如果诉诸武力，就有可能引起暴力循环，导致暴力的不断升级。

大会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暴力的循环，并且努力缓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审议目前这个问题的看法。

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美国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动空中和海上攻击的问题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就清楚地表明自己对这一议程项目的立场。

在这一方面，应当记住，布尔基纳法索是联合国会员国当中最早要求安全理事会在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下立即举行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国家。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致力于维护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对布尔基纳法索和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一种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

联合国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某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既然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样的事实，人们不仅有权感到遗憾，而且也有权利进行谴责。

在进攻之前和进攻以来，美国推行的政策是变本加厉地向利比亚及其首脑卡扎菲上校发动造谣诬蔑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和冲突。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第二十二届会议上通过了宣言，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在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也请求将这一项目载入本届会议的议程，这都表明，所有这些国家首脑对地中海最近的事件表示不安。

在今天的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和过去一样批驳了为这一进攻辩论的企图，即所谓合法自卫的借口或报复据说利比亚已经或打算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据能够证明这些指责。相反，利比亚完全揭穿了这些指责，因为它一贯宣布反对恐怖主义和所有恐怖主义行动，从那时起，我们从新闻中获悉，曾经被美国当局说成是利比亚犯下的行动现在又被同样的美国当局说成是该地区另一个国家干下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借口罢了。

只能从一个更加大的目标范围——即推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权这一目标范围内看待美国对利比亚施加的贸易禁运和冻结资产等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行动。必须为这些行动进行补偿。

为了解决争端，所有国家都必须利用和平手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是完全符合《宪章》的。

最后，我要提一提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宪章》原则：人民不受外来干涉地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道路和制度，以确保自己的福利和充分行使自决的权利。因此，布尔基纳法索仍然相信，尽管利比亚在今年4月的侵略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但他仍然会沿着自己人民选择的道路——即利比亚革命的道路走下去，使利比亚人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民众国内安居乐业。

穆明先生（科摩罗）：恐怖主义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痛恨和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国家发起的或团体的恐怖主义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和宽容的。那些援助和怂恿恐怖主义的人必须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瞎了眼，是在榨取无辜人民的鲜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这种卑鄙行径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向恐怖主义宣战。

既然我们都同意恐怖主义是人类的敌人，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对此作出集体反应。因为，不管那个国家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幌子来对另一国发动军事进攻，由此造成无辜人民的死亡和大规模地破坏财产，那么我国代表团是决不能宽容的。



一个超级大国1986年4月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土发动空中和海上进攻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必须受到谴责。我们不能接受为这一进攻辩护的理由。

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进攻创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违反了《宪章》要求国家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的原则。国际社会有权得到保证，这种行动不再重复，其他国家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先例。

我们认为，利比亚人民要求他们蒙受的损失得到适当赔偿是完全有效的。

皮塔卡先生（阿尔巴尼亚）：世界公众舆论十分了解我们正在辩论的议程项目142，即美国对利比亚发动军事侵略行径。安理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已经对此进行了审议。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他仍然遭到世界公众舆论的谴责，因为这一侵略行动是针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狂轰乱炸该国的住宅区、平民建筑、医院和其他建筑物，使得几十个人——包括儿童和老人——在睡梦中丧失生命。

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不只一次地以极大的义愤坚决谴责美国对利比亚人民的自由、独立和主权犯下的这些侵略行径。除了对其他人民和国家进行同样的侵略之外，美帝国主义又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再指出的，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样，美国帝国主义今天是我们时代最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是人民自由和独立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行动的基本特征恰恰是猖狂侵犯人民的主权，疯狂地进行侵略和采取野蛮行动，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原则，无视国际公众舆论。这些特征一再得到揭露，不仅仅是在侵略利比亚一案中。美国的冒险主义是没有止境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比如中东、中美洲和其他地方。华盛顿对利比亚的进攻再次向世界表明，它是不择手段的，不惜采取和平人民、国家和公众舆论认为极其残酷、凶恶和可怕的行为。

象在其他情况一样，美国政客正极力掩盖他们对利比亚的侵略行径、肆无忌惮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幌子下实际上正对这个国家推行的全面的敌对政策。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恐怖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然而，必须强调指出，象美国这样一个侵略大国竟然谈论什么对恐怖主义进行战斗，这是极大的讽刺。当然，这是美国喜欢玩弄的手法之一。它企图给利比亚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完整的斗争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进行的反对外国侵略、压迫和剥削以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并继续这样做。但是，人民不能也永远不会顺从于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任何其他侵略大国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将永远不会屈服。

不仅在不断遭到美帝国主义威胁的利比亚周围、而且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局势。美国除了发出所谓的再次教训利比亚的威胁之外，还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心理战，它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进行经济封锁，并在地中海和利比亚的领水附近公开炫耀武力。由此造成的局势给该地区的所有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险，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由于他们的军事海军舰队不断增加，该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战争和紧张日益加剧的地区。

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的领导人拉米斯·阿利亚同志在本月初举行的第九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上指出：

“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表明，地中海局势已经恶化，并充满着对所有地中海国家的极大危险。”

象其他阿拉伯人民一样，利比亚人民从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政策和活动中吸取了痛苦的经验。因此，他们坚定有力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深信，象以往一样，他们将作好准备和提高警惕粉碎任何国家的军事干预以及超级大国针对他们的正义事业策化的阴谋诡计。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今年4月15日，美国战斗机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城市的居民区狂轰滥炸，造成几十人伤亡，从而暴露了美国现政府的侵略本质。

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在利比亚沿海被称为锡德拉湾的区域举行挑衅性的海上和空中演习。同时，他们发动一场精心策化的运动，以使人们相信，利比亚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动用了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工具。几个月后的今天，人们发现，所有的心理战原来是由美国政府的机构一手导演的提供假情报运动的一部分。换言之，为了使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相信利比亚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相信利比亚人是某些罪恶的根源，从而力图为4月15日带有暗杀利比亚革命的领导人卡扎菲中校的险恶目的野蛮行动辩护，他们就伪造情报。

为了为这一侵略行径辩护，美国政府声明，它是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样嘲弄《宪章》第51条的精神和文字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大侮辱，该条具体规定：

“……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在这一切当中如此危险和严重的是，编造神话，无中生有，歪曲地援引国际法准则，即指导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以便推行凶恶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而所有这一切确实对“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第1条，第2项）承担义务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干的。

我国外交部长当时说：

“明确无误地不存在对美国的军事侵略，里根为其凶恶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这说明为什么白宫不可能得到其北约盟国的支持，他们不仅指责里根的行动，而且禁止侵略性的美国战斗机飞越其领空，从而迫使美国空军进行意想不到的漫长的飞行，并在空中加油。”（

）这是对所有社会变革、对所有那些不愿意听从华盛顿指挥的人的

病态的仇恨，使华盛顿暴跳如雷地企图破坏社会改革。这是对尼加拉瓜、安哥拉和所有决定握掌自己命运的人民推行的政策。”

我们的人民要和平，并希望将精力集用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正如我一再所说的那样，无论我们的出身地和肤色，我们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人。

各国人民不想成为那只受伤的秃鹰的受害者，不想让它再次指骂我们；我们的人民也不想使和平成为那种由作家乔治·伯纳诺斯在他的《月下墓地》一书中所鼓吹的和平。

我们从心底里相信，对该项目的审议会使那些曾命令轰炸利比亚平民区和消灭其领导人卡扎菲的人思考一下这些罪恶和恐怖主义的政策，为了历史而决定与各国人民坐在一起，建设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的伟大事业，在这个世界中所有资源将用来为饥饿提供食品，为疾病提供医药，为文盲提供教育，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将真正成为人，使对财富的真正自私和对权利与征服的欲望成为史前的东西。

帝国主义分子一时都不应认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会吓倒世界人民，或者他们的政治领域的无敌勇士精神会取得在越南的同样目的。事实恰恰相反。各国人民将有把握地说，最后只有一种同情，那就是正义的同情。

范利埃普罗先生（瓦努阿图）：这是本届大会的一个议程项目，象瓦努阿图这样的小国在这些项目上感到保持沉默是方便和适宜的。在另外一方面，象瓦努阿图这样的小国对这样的项目也不敢保持沉默。

一些人会问，“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你自己？”我们被告之“地中海地区离南太平洋太远，用不着你们自己去关心。”“小心一点，”我被警告到，“这个问题关系到超级大国的军事行动，因而极为复杂和敏感。”“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把眼光移到别处去，”一些人说。“恐怖主义不仅应当受到谴责，而且必须受到惩罚，”我们听到人们这样说，我们也同意这种说法。

然而，事实仍然是我们谁也不法律本身。 要么我们遵守《宪章》的原则，遵守它的文字，要么就无所主张，只遵守暂时似乎是方便的或权宜的东西。

正象我们多次指出的，在牵涉到这些基本原则问题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离我们太远。 采取这种姿态就是推卸我们作为这一世界机构成员的责任和职责。采取这种姿态就是无视我们的历史，就是拿我们的政治独立作妥协，就是拿我们作为理智的人进行思考和推理的能力缩小到最小限度。

强权不总是真理。 实际上，其反面才经常是正确的。 历史充满着很多例子。 经常过多的军事权利令人吃惊地缺少对其他人民和其他文化的谦虚和理解。这一点和经常难以遏制的统治其他人的欲望导致了很多战争和各个时代的冲突。

四十一年前，本组织成立时大家都怀着一种希望，即人类最终会理解强权的限度和战争的愚蠢。在全世界，人们希望并且祈祷，正义可以实现，和平可以维持。五个国家在安理会上占据了永久席位，因此承担起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职能。 如此我们其他人怎么能够在象这种问题上“另有看法呢”？我们怎能无视一个我们赋予保卫和平卫士称号的国家的行动呢？正是该问题的极为复杂性和敏感性需要我们所有人进行仔细的思考和分析。

恐怖主义行为——无一例外的一切恐怖主义行为都是对人类的犯罪。肆意和无道理地对无辜的、非战斗的平民施行暴力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然而，恐怖主义行为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对恐怖主义的每一种谴责也不等于不可驳斥地证明了实际的罪行。

让我们记住，我们同意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 暴徒规矩和街市正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没有地位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刑执行者与其预定的受害者是同等罪行、而且经常是罪加一等。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容忍自己掌握法律的党派。 因此，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国家怎能接受我们成员之一作出这样引起极为可怕后果的行为？

现在,让我们为了阐明论点,先承认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政治领导的非常严重的指责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不承认这些指责。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了,这又怎么能解释今年4月对已得到承认的利比亚平民的屠杀?哪一条正义的理论、哪一条法律原则、哪一条道德权利允许屠杀无辜的生命?难道仅仅因为有人在其他地方夺去其他无辜的生命,而与此无关,或者最多只是有一点遥远的关系?

谁给这里的任何国家采取这种行动的权利?谁在这里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先例?今天坐在这里的哪个国家愿意告诉其公民,只要他们感到受到侵略就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根本不遵从既定的法律秩序。随便找到一个与你认为作了坏事或随意报复的人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人。这样的社会能够延续多久?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成为维持治安者,那么我们的国际社会又能持续多久?

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一个思考的国家,瓦努阿图极为关注这一问题。在对利比亚的军事进攻问题上的沉默意味着接受国际关系中又一个危险的先例。逐渐破坏法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正象人们指出的,如果对利比亚的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为什么不公开发表这一证据?让我们都看一看证据是什么。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让我们都判断一下是否利比亚从事了罪恶活动或是否它只是干扰、激怒、和对抗一个国际社会中非常强大的成员。

我们愿意检查任何客观的证据。我们愿意听取任何明确的论点。然而,我们不愿意放弃责任而接受对利比亚这样一个博爱、弱小甚至是很脆弱的非结盟国家或任何其他任意的单方面军事行动。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质问,为什么这种可怕的行动在利比亚身上就被认为是合适的,而在超级恐怖主义——非法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身上,哪怕是最弱小的措施也被认为是过度的?我承认我们既不能理解也不接受这种前后矛盾的逻辑。

塞马拉（所罗门群岛）：1986年4月15日，美国对利比亚的空袭震惊了全世界，即使在所罗门群岛的许多遥远地区的有收音机的人也都听到，一个在地中海的北非国家遭到美国空军的轰炸。所罗门群岛的劳来西岛的老人再次想起了1942年8月7日他们所经历的一场恶梦，当时该岛在战争区域之外，但却受到美国轰炸的破坏——声称是失误。在4月15日袭击以后的日日夜夜，邻国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形势是否会升级。的确，地中海区域一度遭到破坏，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提出这种说法是要表明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应当根据《宪章》第一节第十一条进行讨论。我们不同意关于大会今天上午一直根据某一个成员国的训令开会的观点。大会开会是在讨论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问题，我们开会是要证明应当指导每一个成员国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因此，我国代表团是从审议第A/41/L.35号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辩论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所罗门群岛是所有人的朋友，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如果某些代表团认为我们的观点过于简单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想给关于决议的争论布满阴影，因为我们看到并理解它们与有关《宪章》规定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了决议之后，我们认为这几点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该决议呼吁：第一，重申《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二，选择军事袭击；第三，呼吁美国政府在解决冲突中不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第四，呼吁所有国家不向侵略行动提供任何便利；第五，肯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因4月15日的袭击所蒙受的物质和人力损失得到恰当赔偿的权利。

当然，有人争论说，那一袭击是对美国公民恐怖袭击进行的自卫。所罗门群岛选择这种恐怖行动，我们将继续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对其他人的假设或得到证明的错误做法申张正义的负责任的、人道和仁慈的手段。

1986年4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说：

“所罗门群岛希望澄清它们谴责国际事务中所有形式的暴力，它们对利比亚政府肆意支持和进行恐怖主义感到遗憾，因为，同时，它们还觉得必须对美国政府不管以什么理由诉诸武力的方式表示遗憾。所罗门群岛政府希望看到迅速结束无辜受害者所蒙受的流血。”

该声明已正式转交给两国政府。

尽管在1986年4月15日的空袭之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所罗门群岛的立场是明确的。此外，我们认为《宪章》第51条不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完全根据公众了解的美国空袭的证据，发生了对利比亚的“武装袭击”。但是由于美国使用否决权而阻止了利比亚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一点。

先不提第五十一条——因为不同的人可以从许多种方向对其进行解释，我国代表团想更多地看一看早些时候引证的声明中的关键措词。该声明明确宣布，所罗门群岛政府认为：

“有义务对美国政府不管以什么借口诉诸武力的方式感到遗憾。”

这一措词清楚地表明，所罗门群岛政府认为美国政府为使用武力所提出的解释是不能接受的。

菊地先生（日本）：在审议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时，我们认为成员国应当考虑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所有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家发起或支持的恐怖主义——这阻碍解决冲突的和平努力。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国政府欢迎大会以历史性协商一致通过了第40/51号决议，该决议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为犯罪。然而，我们能够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有效地制止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吗？与我们的希望相反，不幸的是，我们目睹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包括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炸弹袭击。



当然，如果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国际社会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无关，那也是错误的。在需要我们注意的所有问题中，我们认为，如果在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上取得具体进展，就能大幅度地减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认真审议了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具体措施，联合国内外都为找到这种措施作出了努力。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在通过了一些文件，它们体现了涉及绑架、保护外交官和其他在国际上受到保护的人士和人质这类活动的具体明确的原则。此外，我们还欢迎今年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正在采取新的行动，以镇压他们各自管辖领域内的恐怖主义。尽管如此，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受害者是无辜人民的恐怖主义活动毫无减弱之势。如果把这种行动的所有责任归咎于一小部分穷凶极恶的个人的话，那也是不对的，因为许多国际恐怖事件都是组织周密、计划周到地进行的。

我要强调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承认绝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在通过大会第40/61号决议时重申了这样一种认识。该决议的执行部分第6段特别提到会员国有义务不组织、不唆使、不协助、不参与其他国家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不默认自己领土内的这类活动；这一执行战略确实反映了明确载于作为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的《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内的规则。会员国应该把载于这一段落内的条款视作他们考虑自己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基本义务的一个基础。

由于政治方面的困难，联合国1970年代为全面研究国际恐怖主义所作的努力失败了。另一方面，联合国通过注意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在制定控制恐怖主义的明确和具体的方法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一进程中已经明白的问题是，第一各国间有必要进行紧密合作以防止恐怖主义；第二，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拒绝向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提供庇护。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不容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那么我们甚至无须援引某些条约的某些条款就能得出如下结论：那些阴谋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或积极鼓动这种活动的国家是对国际社会的法律和秩序的严重挑战。的确只

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各个论坛中对防止恐怖主义措施的审议工作才不会遭到挫折。

日本政府把协商一致通过大会第40/61号决议看作是一项保证：即至少在联合国会员国中间，没有任何国家支持恐怖主义。我们希望我们能满怀信心地断言这就是事实。

但是最近发生的与某一个国家有关的一系列组织严密、事先预谋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

在这一方面1986年5月在东京发表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很好地反映了我国政府的立场，联合国文件A/41/354号内载有这份声明。

我国政府重申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切可能和适当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恐怖主义。

至于一国被迫向另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采取措施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可能被迫采取果断行动以保护自己国民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为了消除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必要尽快建立一种制度，从而使国际社会能够通过这种制度集体果断地对付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现在必须做的并不是就一国政府过去为了抵御得到国家支助或支持的恐怖主义被迫采取的措施是否适当进行辩论。要做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重新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消除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得到国家支持和资助的恐怖主义。

麦克莱恩先生（加拿大）：我国代表团很仔细地听取了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就利比亚向本大会提出的这个项目所发表的讲话。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并没有反映目前应该受到我们明确关心的更为广泛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在分配给我们发言的时间内，我们将不谈利比亚指控的具体实例，因为加拿大关心的是国际恐怖主义，

特别是因为我们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深感关切。

加拿大认为多边组织中的合作为击败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当然让两个思想类似的国家就一项反恐怖主义决议和寻找具体的方法对付这种威胁达成一致意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加入这类协议的国家越多，达成一致意见的困难也就越大。但是正如第40/61号决议仅仅一年前所表明的，在联合国这一社会中取得进展还是可能的。

会员国会记得在大会去年的会议上，我们所有人都协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胜利不仅依赖于我们一致通过的那项决议，而且还在于从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到结束恐怖主义。第41/61号决议是重要的一步，但是当然这也仅仅是需要采取的许多步骤中的一个步骤。

联合国系统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着重要的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例如，我想到了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那里的事态发展，在那里加拿大最近支持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规定将对在国际机场犯下暴力行为的人进行引渡或起诉。在我作为一个议员发表讲话时，我想到了我的两位选民，他们死于在大西洋上发生的那场印度航空公司的灾难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场灾难是恐怖主义的行为造成的。这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决议只是许多需要采取的步骤中的一个步骤。但是我们认为正是通过采取这种步骤，而不是通过企图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才能赢得胜利。同时正如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所说的：“加拿大认为不解决引起恐怖主义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永远消除恐怖主义。”

过去几年来，加拿大一直与经济首脑集团中的其他6个国家紧密合作，协助我们的反恐怖主义专家的活动。就在今年5月，七国首脑会议对这名利比亚与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有关一事表示了关注。我们认为有专门的论坛采取的这类步骤是必须的。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的反恐怖主义工作。但是我们认为随着反对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的协商一致意见越来越强大，将来重大的胜利将来自于逐渐扩大的国家集团。我们为目前这种趋势感到鼓舞，这种趋势表明目前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

当联合国不再仅仅是谴责国际恐怖主义，而是采取具体措施根除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当今有希望的迹象。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感到能够容忍他们存在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几乎在全球各地都不能接受他们的行径。到这种逐步孤立的进程完成的时候，到国际法律制度不允许恐怖主义分子有能够使他们的避免起诉的官僚手段的时候，只有到那时反对恐怖主义的战斗才算取得了胜利。

我们并不认为敌人是很容易消灭的。只有通过国际社会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才能看到这一棘手的问题被彻底根除。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一切为了使我们在此方面取得成果的每一步骤，但不幸的是，本星期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无助于取得这种结果。

波茨先生（澳大利亚）：十四年前，本组织秘书长对严重的野蛮恐怖主义袭击作出反应，要求联合国考虑

“防止恐怖主义或其他任何威胁或杀害无辜生命或破坏基本自由的暴力形式的措施”。

自那时以来，在控制这种暴力形式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其中包括1973年的《防止和惩罚对国际上受保护人包括外交人员犯罪公约》和1979年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大会去年12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本组织还采取了并正在采取其他重要措施，比如象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世界上恐怖主义集团在不断扩散，恐怖主义袭击的频率和范围都在大大地增加。尽管人们作出努力防止恐怖主义行径，这种袭击所造成的伤亡数目继续上升。就在今年9月，我们还看到了在卡拉奇发生的野蛮劫持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和在伊斯坦布尔犹太教教堂屠杀无辜祈祷者的事件。在相距遥远的巴黎和汉城都发生了炸弹爆炸的事件。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国家，

本组织的成员国的介入所致，这些国家把恐怖主义手段或雇用恐怖主义代理人作为在可接受的国际行为以外推行他们外交政策选择的手段。这种局势发展不仅威胁着个人的生活与自由，而且削弱了所有国家安全与福利赖以生存的国际关系的结构。

今年4月，安全理事会辩论了大会目前根据议程项目142所讨论的问题。在4月16日那场辩论中，澳大利亚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指出，我国政府认为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利比亚参与了国际恐怖主义行径。澳大利亚对于冲突的发生和局势已经发展到美国由于利比亚的挑衅而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深表遗憾。

澳大利亚在安理会的代表继续指出，卡扎菲上校一定要结束其政府针对美国平民和民用目标而指挥、输出和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因而，这就意味着美国也应该停止袭击利比亚。

我们现在所作出的努力应该确保导致产生行动的局势不再重复。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在本论坛内就建设性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正如在第40/6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时所表现的一样，本组织必须继续表明坚决反对恐怖主义。

我国政府明确谴责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发生和由谁执行的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致力于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同其他各国一道为防止恐怖主义和惩罚罪魁祸首而作出努力。

在我们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尊重民族与自治和唾弃恐怖主义和暴力的牢固传统。我们为了澳大利亚特别决心保证恐怖主义的罪恶不输入到南太平洋地区。

今年4月的事件同样表明本组织各成员必须致力于更加坚定的努力，为和平解决争端而寻求根据《宪章》所规定的途径。

人们常说，很难区别恐怖主义分子和自由战士；使用某一种说法完全是主观的判断，取决于使用者是支持还是反对某一事业。但是，还是有个区别的。将那些

在为了实现和平变革所有其他努力都已失败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想要推翻残酷的罪恶制度的人们形容为恐怖主义分子是值得置疑的，但只要还有选择，暴力是绝没有道理的，也决不应该宽容对无辜的平民所进行的暴力威胁。这种行动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行动是中东地区生活的经常特点。

负责任的社会如何能够防止在他们的领土上和针对他们的公民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数目上升呢？当然，努力解决和防止恐怖主义问题是必要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根除恐怖主义根源。人们抱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使用恐怖主义的权利。

如果要大幅度减少未来恐怖主义暴力的潜力，国际社会就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解决极端主义分子暴力活动的基本根源。可怕的行为常常是出自于可怕的事业的。期望消除所有恐怖主义根源是不现实的，但必须解决那些合理的抱怨。有必要由更为有效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世界上许多复杂问题的大胆办法。此外，必须努力重建各国对外交程序和有益的谈判作为公正、和平和连绵的实现变革的最佳手段的信心；因为如果不把和平谈判作为真正的选择，恐怖主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国际暴力将继续存在，这对大家都是有害的。

奥古马先生（贝宁）：分别在亚得斯亚贝巴和哈拉雷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及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都建议国际社会在本届联大上彻底和认真地审议美国政府1986年4月对利比亚发动空中和海上袭击一事。幸运的是，联合国大会遵循了这一建议。

几个月之前，尽管各方呼吁采取温和和克制态度，尽管应许多国家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几次会议，全世界震惊或默认为看到利比亚受到空中袭击。这次针对某些战略目标、包括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本人进行的武装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特别是贫民的伤亡。

请让我回顾一下，正如1986年4月27日的《纽约时报》中所指出的，美国的33架各种类型的轰炸机参加了这次经过协调的袭击；其中一些飞机是从美国在英国的基地起飞的，其他则是从在利比亚沿海游戈的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这次预谋的武装袭击使许多贫民——包括利比亚革命的领导人卡扎菲的一个孩子——成为受害者，在利比亚人民和驻利比亚的外交使团中造成了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次武装袭击是挑衅和恐吓的这—长期过程的顶点。国际社会面对着这一局势，必须提出下列问题，尤其是：锡德拉湾的局势为什么没有成为有关各方间举行直接的和平谈判的题目？为什么要以1986年3月24日和4月15日进行这些实际上是没有理由的对利比亚的武装侵略？为什么当一个国家自己在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时候，要指控其他国家是恐怖主义或支持恐怖主义？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要以反对恐怖主义的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为什么要动用更多的武器和采用更多的武装暴力来消除某种类型的暴力根源？最后，利比亚这样一个远离美国几千英里、只有350万人口的小国为什么和如何能够威胁到一个人口超过2亿3千5百万的超级大国？

当然，安全理事会未能象应当作的那样、谴责这次对利比亚进行的空中武装袭击和武装侵略，谴责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以此直接地答复所有上述问题。由于动用了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未能满足普遍的期望。尽管如此，必须承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都明确地谴责了这一毫无道理的罪恶行径。

在这方面，应当回顾一下，参加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举行辩论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明确地谴责了毫无理由的援引《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和第五十一条——特别是自卫权利的说法来为武装侵略辩解的做法。

对利比亚进行的这一武装侵略是有预谋、通过各种假设而精心策划的行径，目标不仅是针对利比亚，同时也是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在控制该地区的总的战

略构架内，必须削弱、统治和摧毁这些国家，以便在地中海地区不会有人出来影响或妨碍执行一种对直接有关的各国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利的政策。执行这一战略的人不能容忍在地中海的对岸出现一个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利比亚。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比亚这一积极参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完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努力成为一只自给自足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国家成为被选中的目标。

同尼加拉瓜和许多其他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而建立自己所选择的社会的国家一样，利比亚也受到了同样的指责。

有鉴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要相互勾结和组织散布假情报的活动，以便对利比亚发动一场污蔑的运动，不难理解为什么必须使利比亚名义扫地。有些人感到，这将提供一个借口，在国际社会面前为针对利比亚政府的安全及其行动的连贯性发动的野蛮侵略和持续的袭击辩解。

所有这些我们十分熟悉的行动、所有这些通过在利比亚沿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进行的挑衅活动、在锡德拉湾进行的战斗、对利比亚领导人所作的口头攻击、封锁、对利比亚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冻结以及1986年4月15日进行的武装袭击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削弱、统治和征服不屈不挠的利比亚人民。

分别毗邻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英勇的尼加拉瓜也经受着同样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锡德拉湾地区不能同中美洲地区分割开来。在前者，利比亚是目标，在后者，尼加拉瓜是目标。

我国代表团参加本次辩论，只是希望再次指出构成联合国基础的主要原则之一——即在国际关系中避免针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任何违背联合国宗旨的方式行动。

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将一贯遵守不干涉它国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



的原则。因此，我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基于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我们反对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采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论其来自何方。

1986年4月15日对利比亚进行的空中和海上袭击是毫无道理的，必须加以谴责。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及其人民在这次袭击中所受到的巨大物质损失必须得到补偿。

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我们已经在安理会提出的问题：如果允许最强大的国家为了剥夺最弱小的国家所最珍惜的东西、即自由和民族独立而不受惩罚地骚扰最弱小的国家的话，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武装侵略是战术史中空前未有的一次及其特殊的军事发展。在这次进攻中，美国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不断对利比亚的黎波里市和班加西市发动进攻，据报道至少有1百名贫民死亡。它们轰炸了一个残疾人医疗中心，杀死了一些不能自助的病人，这些人不能动，不能跑，甚至不能喊救命。

没有公布进行空袭的飞机数目，但是根据非官方可靠报告，有8架被击落。美国官员还没有公布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飞机损失的确切数字。

伤亡的人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据报道有30名儿童被杀害，其中有一名是卡扎菲总统1岁半的女儿，她被践踏在美国总统里根的靴子下。

因此美国超级大国的军事摊牌并不是真正的战斗活动。这是一种气极败坏的懦夫行为。这不是自卫行为，而是种族灭绝行为，这的确是一次重大犯罪行为，一次使用现代尖端技术的犯罪，而这仍然是犯罪。这完全不是防御行动；这是并且不可辩驳的仍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美国对利比亚的武装侵略在战争历史中的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众所周知美

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军事能力的超级大国；它的2亿2千万人口，大家都知道拥有各种特长：它们有各种学校、空军基地、工业、技术、设施、公路、火车、公共汽车、纽约市以及整个巨大的美国现代化实体。美国拥有世界上一切技术。此外，美国对北非的掠夺就是利比亚全部资产的许多倍，更不用说美国公司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的收入以及美国石油公司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石油中赚取的大量财富。尽管这样，它们还准备发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确保来自波斯湾石油的供应。美国的战斗力比美国的想象力大10倍。然而，至少从技术或军事方面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个局势看成是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小的第三世界独立国家之间的侵略对抗，这个小国的人口还不到美国人口的2%。在这方面，这确实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对抗。

美国从2800海里之外的英国基地派遣了空军第三队F/8111战斗机，使用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攻击轰炸机和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攻击机，杀害妇女和儿童以及一些残疾人。很勇敢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英勇的。美国的军事力量被动用反对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只因为购买过多武器用于自卫而受到谴责。美国政府希望表现得绝悍有力，正象某些美国影星有时所表现的那样。然而结果是悲惨的。是的，很悲惨。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它失败了，这就是这场空前混乱的结果。美国为什么失败并如何失败了呢？

在这个事件之后，一个消息十分灵通的美国学者到我办公室来称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东的书，征求我的意见。在这次谈话中，他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利比亚失败了。我们可以迫使洪都拉斯政府要求美国协助把它的军队运送到尼加拉瓜边境，但是我们对卡扎菲没有办法……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打击一个导弹基地或是杀害无辜的利比亚人民；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卡扎菲，但是我们失败了。”

这个评论家是真正的美国学者，他的观点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根据他的话，人们猜测，通过向平民进行进攻，利比亚的内部稳定就会遭到破坏，然后，由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即使卡扎菲活下来，他的政权也很容易被推翻。这些估计也是建立在某些美国官员和一些阿拉伯统治者之间进行亲密交谈和磋商基础之上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卡扎菲活下来了，而且实力更强并更加稳定了，利比亚全体人民的团结也得到加强，美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利比亚人民坚定地跟随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轰炸所制造的混乱当中，卡扎菲主席最明智最成功地利用了一个口号。他只是走到人们当中与利比亚人民一起高呼“打倒美国鬼子”——而后他就获胜了。好极了！就是一个精彩的举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航空母舰，但是他们有着上帝给予的聪明才智，因此，他们获胜了。

喊出“打倒美国鬼子”口号的人成为胜利者，这是多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难道这没有向美国公众传递一个关于其政府外交政策的警告吗？这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国的事态发展吗？对于那些在国际组织里代表美国官方立场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来说，听到“打倒美国鬼子”的口号是从政治上战胜美国的法宝的时候，这难道不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吗？

当然，美国情报机器可以向美国公众隐瞒在战斗中被打死的美国飞行员的情况。他们的尸体，如果被发现的话，不会象一些其他美国士兵的尸体那样，利用来向美国公众舆论大肆渲染，不会在机场受到总统、乐队和仪仗队的欢迎。反之，这些尸体只是被无名无姓地埋在一些无人区。否则，美国公众应该得知有多少美国飞行员在战斗中被打死。

但是，也有更为令人警觉的问题，——使美国人民引起警觉——即对这个失败的警觉。至于为什么进行这场战斗的原因有关。

各位代表还清楚地记得，美国针对利比亚的军事侵略所说的理由是所谓利比亚

支持恐怖主义。首先，这种说法仍然有待于证实。我们从美国官方和一些非官方来源所得到的一切指示关于一个在某个利比亚使团和其他人之间进行的电话谈话问题，美国声称他们先听到这个电话。有意思的是，在对利比亚进行了恐怖主义进攻之后，又是同样一个消息来源声称是叙利亚而不是利比亚，应负责任。这些只是弥漫在这种愚蠢的、毫无根据的说法上一些阴云。

然而，这些有时说是利比亚应该对此负责的事件，或在另外的时候又说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的事件是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发生的攻击事件，这些攻击实际上不是针对任何美国航空公司的，而是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这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航空公司。因此，美国是作为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地的傀儡而进行行动的——它所有英勇的行动是针对利比亚残疾人的看护中心。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代表一个罪恶的非实体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这个非实体到现在为止，给美国人民和中东人民带来了只是分裂、不和、死亡和苦难。可悲的是，一个伟大的超级大国却象一个傀儡一样，根据犹太复国主义帮的曲调表演，为了这个邪恶的巫婆式的曲调，善良的美国人民正在付出代价。

就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发生事件以后，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虚构的实体的统治者公开命令美国政府应该注意其“责任”，注意到它的国际责任，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突尼斯的难民营的攻击已经暴露了它们的丑恶嘴脸，使它们得到了它们应得到的耻辱。因此，它们的最好选择是向顺从的这个超级大国发出命令，为它们承担这个罪恶的责任。

作为回报，犹太复国主义帮许诺它们宣传至多仅仅是从竞技场外向观众呼喊，它们的斗兽是何等的野蛮和强壮。这个非法实体的代表向联合国说，“我们必须用武力反对恐怖主义，并在新闻界反复这样说。任何人没有问这个“我们”是指谁，以及谁是恐怖主义者。我们都同意我们必须用武力反对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但是“我们”到底是指谁，谁是恐怖主义者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回答。

完全是由于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造成的局面，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向美国公众解释为是原教旨主义针对西方的对抗。所有代表在电视上都听到了这种说法。

他闭口不谈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问题，并把自己藏在西方后方，似乎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等于整个西方的占领，然而穆斯林的敌人不是西方而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本身。美国与整个穆斯林世界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并非因为它属于西方，而是因为它忠实于犹太复国主义院外活动集团。我们真诚希望，美国公众迟早会认识到它与穆斯林世界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问题的真正根源。尽管这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占领着我们可爱的巴勒斯坦的小鬼手里竟然表现得象头怪物。

为了使其罪恶行为在美国内外的人民眼中站得住脚，犹太帝国主义新闻工具发动了颠倒黑白、混淆黑白的运动——本大会都知道新闻的作用。这一罪恶作用仍然在继续。对利比亚采取的行动从战时的武装行动变为长期的经济和技术以及文化制裁；利比亚的财产仍然遭到冻结，并对利比亚停止了一切技术援助，其中包括医疗援助。

利比亚常驻代表宣布，其政府愿意进行国际调查，这就对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关于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提出了严重质疑。据我所知，这一宣布仍然有效，而指控者却未作任何答复。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因为利比亚是对的而美国是错的。不然的话，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的最好办法就是调查。因此我们呼吁国际机构对局势作出客观和准确的判断，而不能允许美国及其背后的犹太复国主义院外活动集团对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继续犯罪。如果你们保持沉默，这一命运将会落到你们所有人身上。今天是叙利亚，明天是利比亚，后天是伊朗，迟早就会进入你的家门。第三世界各国希望摆脱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干涉，他们却遭到美国的阴谋破坏。我们要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采取集体行动，因为这种国家恐怖主义是为了

可耻地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不要因为美国拥有先进和尖端的技术而对美国国家恐怖主义采取宽容的态度。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不管是空中还是海上的恐怖主义。

我国政府谴责美国对利比亚发动的武装侵略。我们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它是美国在该地区罪行的主要打手。我们呼吁美国人民区分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与犹太复国主义罪恶目的的区别。

我们希望，超级大国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中醒悟过来。我们真诚地请联合国大会承认美国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人力与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我们希望，我们的集体行动将最终能控制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所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

主席：根据联合国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IX)号决议，现在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联合国大会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事实、侵略、具体详情以及法律方面问题的发言，我不想重复这些发言，但是我只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个项目，即美国对利比亚的侵略。

几天以前，我们看了电视上进行的激烈辩论。它的题目是恐怖主义或如何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参加讨论的成员是代表华盛顿政府各个部门的知名人士。因此，其中的一个成员同时恰好也是有幸作长篇发言的以色列——一个卫星国或者说是华盛顿政府的一个特殊部门的代表。因此我们对辩论中所呈现出来的趋势就不能理解了。

的确，一开始，辩论是根据去年所通过的第40/51号决议进行的，即：辩论的趋势是谴责所有行为、方式和做法的恐怖主义，而不管是谁在任何地方犯下这种恐怖主义，同时也对恐怖主义行为使无辜的人们丧生深表痛惜。但是问题是，“不管是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加以澄清。

当这种侵略行动造成生命损失时，这难道不是侵略——大会定义中的侵略？这难道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主要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利用军事力量和空军进行这种恐怖主义，这种国家恐怖主义时，这难道不属于1985年12月9日大会一致通过的41/61号决议的范围？

此外，我们看到，这次辩论的矛头转向——我要提醒大家这是很重要的——是要在决议中排除呼吁研究这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的根本原因，等等。

是否要我们接受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遭到侵略或被剥夺权利的受害者，一个被剥夺家园和财产的受害者，一个因为占领或任何形式的歧视而沦为难民的受害者，当他为了捍卫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时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行使了进行合法斗争的权利，难道我们要谴责这种自由战士是恐怖主义者，而同时别人却要求我们——至少新闻界和电视台试图要求观众——捍卫某些国家进行造成无辜生命损失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所谓权利？不管这是否是自卫，他们都把它称之为自卫。

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否定甚至颠倒了指导各国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和条例。

美国对利比亚的侵略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这是对《宪章》原则的粗暴违反，这是一种权利的狂妄和冷漠的行为，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因为，如果美国有任何理由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的话，它应当遵守《宪章》规定的程序。不幸的是，炮舰政策和思想仍然是指导里根政府行动的原则。

不幸的是，在那次电视节目上，一位美国的众议员声称，进攻利比亚只是因为利比亚是一个比较容易打的目标。不管这是一个容易打还是不容易打的目标，侵略就是侵略，就是造成了无辜生命损失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相信，西方国家有责任立即疏远或拒绝默许这种行动，更不要说提供帮助。

不需要在这里研究美国政府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形式的根源，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现政府的政策就是要使该区域继续动乱。该地区继续发生武装冲突

因为他们靠别人流血致富，当然他们也靠破坏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事业为生。

当美国公开向尼加拉瓜和安哥拉之类的合法政府的敌人提供装备时，我们是否要相信那些表示善意和捍卫和平事业与稳定的动听的演说？向这些国家公开提供装备只是一个例子，表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能够侮辱国际社会的智慧。

但是，在对利比亚进行的侵略中，这并不是公开或秘密的行动；这是全面战争和不言而战。

人们仍然记得我们在学校中学到的一些东西。因为美国开国元勋告诉我们：“你能够骗所有的人一两次，但是你无法永远骗所有的人。”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看到，联合国的信誉已经下降。这令人痛心。但却是事实。我们要问：利比亚是唯一的目標吗？美国的政策和行动除了制造动乱之外还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民族。我在这里只想指出美国对我国人民采取的直接行动。数百万美元价值的高度尖端的武器被用来实现消灭，从陆地上消灭数千个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的无辜生命。

我们必须回顾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与大屠杀。使我们现在想起这件事的事实如下，当时在该区域进行指挥的以色列军队的将军被以色列的调查法院定罪并撤销了他在以色列军队中的职务。因为他共谋犯下了这一罪行。最近，他在以色列军队中又恢复了原职。作为他犯下的这些滔天罪行和在他监督下进行的这种种族灭绝行动，他得到了什么报酬？他作为华盛顿特区的以色列大使馆的新的武官而受到欢迎。美国何苦要大张旗鼓的公开谴责自己并声称自己是共谋犯——尽管是间接的，但美国确实是萨布拉和夏蒂拉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行动的共谋犯。

我们希望，这次辩论有助于结束这种行为和罪行。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停止这种罪行。然而，几乎所有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政治性的。我们应当最好以各种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在本大会中，联合国必须提供解决这种罪恶的方法。我要问，我们在这里普遍谴责美国的侵略，认为这将会向华盛顿政府发出一个信息这是否明智？这是否会向美国人民发出一个信息？这种信息是否会使里根政府在决定再次进攻之前三思而行，并认识到这是1986年，国际社会已经拒绝了这种炮舰政策，还要过多久这种炮舰政策才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这一信息是否会传达到在对利比亚侵略之前、当时或之后帮助美国犯下这一罪行的助手？

那么，当美国把法律当儿戏的时候，我们又要《宪章》干什么呢？要那样就不需要《宪章》和国际法院，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了。

我们很高兴地听到欧洲共同体十二国今晚早些时候表明他们认为

“任何借口都不能为恐怖主义行径辩解，而且它无助于其执行者所声称的政治事业。”（同上，英文本第13页）

我只是希望这一声明加上这样一种含义，既使是由国家执行的恐怖主义行径也不能借口为其辩解的。因为，利用超音速飞机来执行恐怖主义给世界造成了大得多的破坏。我们愿对代表十二国发言的代表指出，我们相信十二国将为给中东的问题找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而作出贡献，特别是我们想指出，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公正地解决争端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大会将于星期五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期待着十二国提出其目标和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我们听完了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发言。现在我请那些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愿提醒各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议，第一次行使答辩权时间限于10分钟之内，第二次限于5分钟之内，而且各代表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约翰·汤普森学士（英国）：在今天上午的辩论中，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常驻代表对我国提出了侮辱性的和虚假的指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人觉得有必要提到今年4月份在希思罗机场事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叙利亚官方卷入了这种来

遂的恐怖主义行径。无论是利比亚还是叙利亚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所说的话都未能更改法院所接受的证据。言词是不能改变事实的。

利比亚常驻代表试图描绘一个热爱和平和遵守法律的利比亚。这是与最近的历史截然矛盾的。不幸的是，这些包括利比亚政府承认的事实表明，利比亚政府辜负了联大第40/61号决议，该决议

“明确谴责在任何地方和由任何人执行的恐怖主义行径和方法，包括那些破坏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和安全的行径和方法为犯罪”。（第40/61号决议第1段）

如果利比亚和叙利亚要得到友好关系，他们就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行为准则。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正确的说到，作大象的邻居是很难的。显然，要想成为一头大象的朋友或盟国也是同样困难的。作为大象的邻居，就意味着听从大象发号施令。对于大象的盟国也是如此。

今天，联大听取了世界各国人民代表的发言，他们代表了不结盟世界，伊斯兰世界、非洲、阿拉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发言都明确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行径。正如不结盟运动明确指出的那样，美国执行了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我们也听到了那头大象的某些盟国和邻国的一些奇怪的发言。当然，他们是会得到大象的好处和美元的。在这些发言中，他们试图欺骗联大。其中这些朋友当然还记得长崎和广岛的经历；他们当然是不会忘记的。

英国代表是健忘的，但他却试图教训别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含义。但是，他从客观上讲是一位神士，他熟知自己国家的历史。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对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南非、印度、巴勒斯坦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人民，其中还有利比亚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想听一下英国代表怎么看英国法院关于不允许本·古里安和

贝京进入英国的裁决。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恐怖主义问题，而是侵略的问题：是对利比亚所发动的侵略。的确，这是恐怖主义行径，英国是参与者。

我读到了《纽约时报》所载的法国总理希拉克的声明，大意是摩萨德是希思罗机场阴谋背后的支持者。是希拉克先生在散谎吗？是联邦德国的官员在散谎吗？

我们都谴责恐怖主义，但是我们是它对它广泛的含意予以谴责。约翰·汤普森爵士和这头大象的其他朋友和盟国真正地谴责了使巴勒斯坦人民成为受害者的萨布巴和夏蒂拉大屠杀了吗？或许约翰·汤普森爵士要说，受害者只是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不是真正的人，英国才是在过去有权占领那么多属于其他人的领土的超人。现在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小一点的国家不再拥有自己的帝国，所以他要教训我们。他还想保持与这头作为超级大国的大象的联盟，执行这个国家的计划。

这还有逻辑可言吗？英国代表对那几十个遭受大屠杀的受害者，其中包括妇女儿童是怎样想的呢？我们可以拿出照片给他看，他可以把它和其他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罪证放在一起。

联合国已不再是过去的联合国，它是英帝国崩溃和永远结束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良知。我们想知道，它如何看待南非以及它的政府弃权，它不支持南部非洲人民斗争的问题。

我们希望听到日本说，它们也支持南部非洲的人民。但是不幸的是，联合王国及其盟友以及这个大象的邻居声称这家伙太厉害，它有能力摧毁我们，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别去理它。总有一天，这个大象的象牙会脱落，就如在越南那样。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时间已经不早，我国代表团原先不想在这种时候发言，但是联合王国的代表事实上迫使我不得不发言。

今天上午，我讲了联合王国政府以及它在美国侵略利比亚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伙伴作用。我说，联合王国实际上是我们地区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我想听听联合王

国代表作出答复，集中谈谈这些客观的问题。相反，他讲了希思罗机场。因此，我必须再次阐明对于那一机场所发生的事件的我国立场。

在我国，我们坚决谴责恐怖主义。阿萨德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叙利亚坚决谴责恐怖主义，这有很多的理由，首先是因为，恐怖主义是我们所拒绝的东西，第二，我们是世界上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较多的国家之一。恐怖主义使我们牺牲了許多人。”

如果联合王国的代表告诉我们，由于一次袭击可能造成315名乘客的牺牲而使他不安，那么，他依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看待针对我们的恐怖主义。

我已指出，我们支持解放，我们与世界各地反对占领和殖民主义的人民抵抗运动站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解放运动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恐怖主义分子是罪犯、雇佣军，他们常常远离自己的国家进行犯罪。它与捍卫本国人民事业的自由战士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还要联合王国代表拿出一点证据证明他所提出的指责。

阿萨德总统已经建议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为“恐怖主义”确定定义。阿萨德总统说，借这反对恐怖主义的名义打击我们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事实上，这是一种最恶劣的恐怖主义。

以色列将恐怖主义带进中东地区，然而，华盛顿和伦敦的这场反对恐怖主义运动的勇士们对此却避而不谈。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他是否想要捍卫他的国家的尊严——这一尊严今天多次受到指责。他是否还生活在“英帝国太阳永不落”的上一世纪。让我告诉他，太阳早就落山了。他的国家现在是一个弱国，已不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英国的主权今天已在白宫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特拉维夫的掌握之中。

当以色列情报机构“穆沙德”破坏英国主权，在一家英国旅馆中绑架瓦努努的时候，联合王国的代表并没有出来捍卫他的国家的尊严。撒切尔政府保持沉默，对穆沙德在英国首都的活动不说一句话。这并没有被当作是对英国尊严的侮辱，

然而，他违反了国际法。

今天下午，联合王国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言说，这十二个国家希望为中东地区找到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请允许我告诉他们，以色列强暴地入侵黎巴嫩，对贝鲁特进行90天的狂轰滥炸，这被联合王国看作是恐怖主义行动；这些行动并没有影响联合王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联合王国并没有谴责以色列对突尼斯的袭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因此而受任何损失。

而且，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拒绝为袭击黎巴嫩的美国轰炸机提供设施的时候，联合王国自告奋勇地为这些轰炸机提供设施。这是参与恐怖主义行动。

联合王国并不认为劫持一架载有叙利亚高级代表团的民用飞机是恐怖主义行为。在此出现的事实是，以色列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失。联合王国和某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对这一事件未置一词，显然他们不相信劫持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

约翰·汤普森爵士（联合王国）：我认为最后的两个发言者充分证明了我原来所作的评论，即我国成为蒙受侮辱的目标。我本来可以就有关今天辩论中的某些评论的程序问题进行发言，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种说法：恶人先告状。

我仅在这里讲两点。我很高兴地听到叙利亚代表团强烈谴责恐怖主义，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他谴责在希思罗机场的恐怖主义行径。

第二点就是，所谓联合王国是阿拉伯人的敌人这种提法不仅是对我们的侮辱，而且完全不是事实。这样说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这也不是什么历史或我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所证实的事情。我们建议那些发表这种蛮不讲理讲话的人们至少应当读一读安全理事会的有关记录。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只简单地说一点，明天我将向大会提供一份有关联合王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以往关系的记录。我要讲述联合王国和阿拉伯人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并表明联合王国始终是阿拉伯人的敌人。

下午7点35分散会。